蜀山劍俠傳/0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七回　入古剎 五劍客巧結番僧　煮雪雞 衆仙娃同嚐異味

下一回▶

此處輕雲、文琪又將紫玲姊妹與司徒平這段姻緣經過一一說知。鄭八姑道：「寶相夫人得道三千年，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，是異類散仙中第一流人物。秦家姊妹秉承家學，又得許多法寶，現在歸入貴派，爲門下生色不少。李、申二位道友得寶相夫人金丹解救，不消多日，便能復元了。」靈雲又問八姑昨晚探青螺結果。八姑道：「昨晚我去青螺，見魔宮外面陰雲密佈，邪神四集。我從生門入內，因是元神，不易被人覺察。到了裏面，纔知八魔還約了十幾個妖僧妖道相助，其中最厲害的便是那師文恭。我在暗中聽俞德與八魔談話，這次不但毒龍尊者在暗中主持，還約請有西方五鬼天王尚和陽、萬妙仙姑許飛娘和赤身教主鳩盤婆三人，俱都是異派中的有名人物。他們準備端陽日將谷口魔陣放開一面，由死門領拜山赴會的人進去。敵人入谷以後，再將谷口封鎖，敵人便插翅難飛。他們原是誤疑貴派同來的能人甚多，所以纔有此大舉。先祇是八魔等八人出面，見機行事，如來人並無能手，毒龍尊者連所請的人並不出面。他們將拜山的人擒到以後，內中如無峨眉門下，不過僅僅處死泄忿；如有貴派的人在內，就取貴派中人的元陽陰魂煉一種魔幡，爲將來與貴派對敵張本。原本毒龍尊者請師文恭也是備而不用，謹防萬一。不知怎的師文恭會小題大做，擺下這厲害魔陣。幸而天網恢恢，這廝被秦紫玲道友白眉針所傷，那針專刺要穴，順血攻心，必難倖免。他如死去，魔陣易人主持，就差多了。我探了一些實情，正要出來，迎頭遇見師文恭。這廝眼力好不厲害，虧我見機，連忙飛身逃出，差一點便被他看破。適纔纔知他已得了藏靈子的黑煞落魂砂，元神比不得人身，

要被他發覺撒上一點，更不似李、申二位道友能夠施救，從此將道行喪盡，墜入九幽，萬劫不復。現在想起來，還覺不寒而慄。出了魔宮，便到附近山谷巖洞中，去尋那拜山的趙道友蹤跡，到處尋找無着。後來經過一座孤峰，子午方位正對青螺魔宮，峰頂被一片雲霧遮蓋。要是別人便被瞞過，偏偏從前我見過這種佛教中天魔解體的厲害法術。要在平日，無論多大本領也看不出來；偏偏昨晚是個七煞會臨之日，該那行法之人親去鎮壓祭鍊，須撤去子午正位的封鎖。我知此法須害一個有根基道行之人的生命，因尋趙道友不見，恐他一人先到，獨自探山，中了敵人暗算，想飛到峰頂上去看個仔細。但是我又無此本領，祇得等那行法之人祭鍊完了出來，跟在他的身後，到了那人住所，再探聽峰頂做人傀儡的是誰。

「我在峰旁等得正有點不耐煩，忽見前面峰腳雪凹下有幾絲青光閃動。這種用劍氣煉化成飛絲的人並不多，看那青光來路很熟，我追去一看，果然是熟人，還是我的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終南山喝泉崖白水真人劉泉。也不知他爲了何事滿面怒容，指揮他的飛劍上下左右亂飛亂舞，口中千賊丐萬賊丐地罵個不住。我見他身旁並無別人，獨個兒自言自語，好生奇怪，便現身出來將他喚住，問他爲何這等模樣。他看出我的元神，纔收了劍光，氣忿忿地和我相見。

「他說他自那年受峨眉掌教真人點化後，一人屏絕世緣，隱居終南修道，多年沒有出山一步。兩月前因他門下弟子韋衍到西藏採藥，路過青螺，遇見八魔中的仵人龍、邱舲，憑空欺侮，奪了他已採到手的一枝成形靈芝，差點還將飛劍失去，逃回終南求師父給他報仇。劉道友一聞此言，便從終南趕往青螺來尋八魔算賬。到了打箭爐落下身來，想尋兩個多年未見的好友做幫手，一個便是我，那一個是空了和尚。及至一去訪問，空了和尚業已圓寂，我又不知去向。正要駕劍獨飛青螺，忽然看見山腳下有一個垂死的老乞丐倒臥，劉道友動了惻隱之心，一多事給他喫了一粒丹藥。喫下去不但沒有將病治好，反倒腿一伸死去。正覺得有點奇怪，從遠處跑來一個中年花子，捧着一壺酒同些剩菜，走到老丐跟前，見劉道友將老丐用丹藥治死，立刻抓住劉道友不依不饒。說那老丐是他的哥哥，適纔是犯了酒癮，並沒有病，劉道友不該用藥將他治死，非給他抵命不可。劉道友這些年潛修，已然變化了氣質，並未看出那中年花子是成心戲弄他的異人，覺那花子哭鬧可憐，反和他講情理。說自己的丹藥能起死回生，老丐絕不會死，必是老丐中的酒毒太深，丹藥喫少了，所以暫時昏絕。祇須再給他喫幾粒丹藥，不但醒轉，還永遠去了酒毒。那花子裝作半信半疑的神氣，說他弟兄二人本是青螺廟內住持，被八魔趕將出來，將廟蓋了魔宮，在外流落多年，弟兄相依爲命。如果劉道友再給他兄長喫，能活轉更好，不能活也不要抵命了，祇求設法將他送回青螺故土，於願便足。劉道友受了他哄騙，又

因青螺從未去過，難得他是土著，情形熟悉，正好向他打聽，本是同路，攜帶也非難事，便答應了他。誰知末後這兩粒丹藥塞進老丐口中，不過頓飯時光，人不但沒活轉，反化成了一攤濃血。那花子愈發大哭大跳起來。劉道友無法，祇得準備將他帶了同行。他便問劉道友如何帶法。劉道友說飛劍、法術，二者均可。他裝作不信，說劉道友又是騙他，想用障眼法兒脫身，免得給他哥哥抵命，直用話擠對，直騙得劉道友起了重誓纔罷。劉道友還憐他寒苦，給了他幾兩銀子，命他去換了衣服同行。他說不要，怕劉道友借此逃跑。劉道友氣不過，命他站好，想要提他一同御劍飛行。誰知竟飛不起來，連自己法術也不靈了。劉道友一見不好，似這樣如何能到青螺與人對敵？又想不出法術、飛劍何以會不靈起來。當時又驚又急，本想轉回終南再作計較。偏那花子不依，說劉道友答應了他，無論如何也得將他送回。劉道友不肯失信，又因自己起過重誓，並且法術已失，業如常人，萬一花子真個和他拼命，經官動府，傳出去豈非落個話柄？萬般無奈，祇得同他步行動身。偏那花子性情非常乖張，又好飲酒，一天也走不上二百多里地，不知淘了多少閒氣，纔到了川邊。

「快離青螺不遠，劉道友忽然想起：『這花子既說死的老丐是他親哥哥，爲何走時眼見他哥哥屍首化了一攤濃血，他祇一味歪纏，要自己帶他走，並不去掩埋？』越想越覺不合情理，問他是何緣故。這花子纔說出，那丐不但不是他兄長，還根本並無其人，是他成心用障眼法兒來訛劉道友送他往青螺的。劉道友一聽此言，想起他一路上種種可惡，到了地頭，他還敢實話實說，並不隱瞞，這般成心戲弄人，如何再能忍受，伸手便去抓他。那花子雖然長相不濟，身手卻非常矯捷，劉道友一把未抓着他，反被他連打帶跌，喫了不少虧苦。那花子一面動手，一面還說，不但老丐是假的，劉道友飛劍、法術也是被他障眼法蒙住，並未失去，可惜他那種法術祇能用一次，過了四十九天，再用就不靈了。一句話把劉道友提醒，一面生着氣和他打，一面暗算日期，恰好從動身到本日正是四十九天。也不管那花子所言真假，且將飛劍放出試試，果然劍光出手飛起。那花子一見劉道友劍光，直埋怨他自己不該將真話說出，撥轉身抱住頭，往前飛跑。劉道友哪裏肯容，指揮劍光緊緊追趕。花子竟跑得飛快：一晃眼就沒了影子。劉道友無法，正待停步，那花子又鬼頭鬼腦在前面出現，等劉道友追過去，又不見了。似這樣數次，直追到我二人相遇之處。劉道友恐他逃走，見他出現，裝作不知，闇誦真言，用法術將花子現身的周圍封鎖，再用劍光一步一步走過去。剛剛行完了法術，飛劍還未放出，忽然臉上被人打了一個大嘴巴，打得劉道友頭暈眼花。耳聽一個人在暗中說道：『你快撤了法術，讓我出去便罷；不然，你在明處，我在暗處，我抽空便將你打死。』劉道友聽出是那花子聲音，卻不見人，越發氣惱。知道他被法術圍困，便將劍光飛起，上下左右亂飛亂刺。滿以爲封鎖的地方不大，不難將花子刺死。刺了一陣，不見動靜。正疑又上了那花子的

當，被我元神上去止住，談起前事。我斷定那花子定是位混迹風塵的前輩異人，憑劉道友的飛劍、法術，豈是被一個障眼法兒便可蒙住失去效用的？不過此人與劉道友素無仇恨，何以要這般戲弄？此中必含有深意，再三勸劉道友不可造次。劉道友也明白過來，想起來時花子曾說，劉道友的本領僅夠給他當小徒弟，還得跟他討飯多年，纔能出世現眼等語。再一仔細尋思他一路上半瘋不瘋的言行舉動，也覺此人頗有些來歷，稍平了一些怒氣。問我爲何用元神出遊，我便將同他分手這多年的情況，以及今晚探青螺同那趙道友蹤跡之事說出。他猛想起昨日同那花子走過昭遠寺門口，那花子說有個姓趙的住在這廟內，前面有人打聽他，你便對他說，莫要忘了。當時因爲那花子說話顛顛倒倒，沒有在意。聽我一問，知道事出有因，便對我說了。

「那昭遠寺離青螺祇有數十里，比我們這裏去要近得多。我便邀劉道友同去打探，如果不是，再來跟蹤在前面峰頂煉妖法的人也來得及。劉道友見我與他同仇敵愾，又聽說我們這邊有不少的峨眉派門下高明之士，愈發高興。我二人同趕到昭遠寺暗中探看，寺中二方丈喀音沙布正和幾位道友談天，內中果然有趙道友，還有我從前遇見過的長沙谷王峯的鐵蓑道人，知道他們都是到青螺赴會來的。祇不知諸位正教中道友，如何會與青螺下院替八魔做耳目的番僧相熟？恐怕其中另有別情，不敢造次，便請劉道友設法將諸位道友引出來，問個明白。恰好引出來的是鐵蓑道人，到了無人之處，我現身出來，對他說了實情。問他同諸位道友既與青螺爲敵，如何反與八魔耳目爲友？莫要中了別人之計。鐵蓑道友說，他和諸位道友數日前纔往青螺來，路上被一位前輩道友停住劍光喚了下來，命他們先到昭遠寺落腳，自有妙用，還囑咐了一番話。諸位道友自然遵命。一到昭遠寺，先和大方丈梵拿加音二、二方丈喀音沙布動起手來。打至中途，兩個番僧忽然請諸位道友停手，問起來意。二番僧說他們雖做八魔耳目，實非得已，他二人已準備趁端陽諸位道友與八魔鬥法之便，煉天魔解體大法，和八魔孤注一擲，決一死活存亡，以便奪回魔宮。祇要諸位道友不和他二人爲仇，端陽那天，他二人還能助一臂之力。由此，因打反成了相識。諸位道友雖然覺他二人之言不甚可靠，但未可示怯，遂變敵爲友，住了下來。連日並未見他們有甚麼舉動，款待也甚殷勤。祇大方丈梵拿加音二每隔三日，必出門一次，說是去煉那天魔解體大法。鐵蓑道人疑他另有異圖，曾跟他身後，去看過一次，那番僧一到我去過的那個峰頭，便沒入雲霧之中。鐵蓑道友看出他果是言行相符，雖放一點心，到底還是時刻留神觀察他們動靜，以備萬一。他說中途喚諸位道友到昭遠寺落腳的前輩道友，正是數十年前名震天下的怪叫花窮神淩渾。再問形狀，和劉道友所遇花子一般無二。一算時日，那日花子正在一個小坡下睡覺，定是用神遊之法，分身前去囑咐諸位道友。劉道友聞言，纔明白淩真人是想度他入門，被自己當面錯過，好不後悔。

「我二人別了鐵蓑道友，復回原處，路上遇見一陣黃塵，知有佛教中番僧走過。趕到峰前一看，甚麼迹象都沒有，峰頭霧沉沉的，知道行法之人已去。妖法封鎖厲害，未便輕易涉險。劉道友見淩真人既將他引到青螺，必有用意，與我訂了後約，準定揣度淩真人意旨，兼報門人之仇，輔助衆位，同破青螺。當時便跪在真人隱身之處苦求，想用至誠感動淩真人出現。我別了劉道友回來，便發生李、申兩位道友遭難之事。我見諸位道友個個稟賦非常之厚，深得峨眉真傳，又加上秦家姊妹相助，果真再得淩真人幫忙，破青螺，掃蕩羣魔，是無疑的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吳文琪笑道：「我自知本領不濟，始終守護着這幾個孩子，沒有跟着諸位姊妹前去涉險。適纔秦家姊妹行時，大家都忙着解救李、申二位妹子，也忘了將這四個孩子帶去。後日便是端陽，豈不又是累贅？」一句話把靈雲提醒，也愁章氏姊弟和于、楊二道童無法安置。偏這四人都非常乖巧，自從與衆人見面，分別行了大禮之後，早侍立在旁，留神細聽。此時一談到他們，不約而同，四人分作兩雙，走上前去，朝衆人跪下，叩頭不止。這時靈雲纔細看他們，見四人俱非平常資質，個個靈秀，頗爲心喜。祇是在座諸人，除鄭八姑自身歷劫未完，談不到收徒外，餘人俱是峨眉新進後輩，不奉師命，哪敢收徒。想了一想，便問四人將作何打算，如是思家，須等破了青螺，纔能分別送他們回去。先是于、楊二道童搶先說道：「弟子等二人，一個是幼遭孤露，父母雙亡；一個是父母死後，家道貧寒，被惡舅拐賣與人爲奴，受苦二年，又被妖道拐上山去：俱都是無家可歸。雖然年幼無知，自在妖道洞中住了兩年，每日心驚膽戰，如坐針氈。幸遇諸位仙長搭救，情願等破了青螺之後，跟隨諸位仙長歸山，做兩名道童，生生世世，不忘大恩。」說罷，叩頭不止。于、楊二人說完，章氏姊弟也力說不願回家，情願出家學道，求諸位大仙收歸門下。靈雲再三叫他四人起來，用婉言勸告，說出家受苦，仍是等事完送他四人回去，有家的歸家，無家的由自己給他們想法安置生理，各按本領，謀上進之路爲是。四人哪裏肯聽，祇跪在地下哭求，頭都叩得皮破血流。輕雲、朱文二人首先看不下去，同勸靈雲道：「大姊素受掌教信任，於小輩門人中總算序齒最尊，得道最早。這四人資質不差，即使冒昧收下，不見得就遭教祖責罰怪罪。何況祇要回去等教祖或妙一夫人回山時叩請安置，以定去留，那時不允，仍可送他們回去，並不一定就算自己不奉師父之命，隨便收徒。別人不敢擔承還可，你還有何顧慮？」靈雲笑道：「你二人說得倒好。本派自長眉真人開創，門下甚少敗類者，就爲收徒不濫之故。如今未奉師命，一下便收四人。我等道行尚淺，哪能預測未來，豈可冒昧從事？雖說祇帶回峨眉安置，並不算收歸門下，你要知凝碧崖乃洞天福地，豈容凡夫俗子擅入，此時他四人尚不肯回去，異日如何便肯？教祖雖是我生父，因我一向兢兢業業，未犯大過，纔未重責。一旦犯了教規，罰必更嚴。此事實在不敢妄作主張。至少也須奉有一位前輩師叔伯之命，

纔能帶他們同返峨眉。他們原是秦家姊妹所救，且候她二位回來，再想法安置吧。」輕雲道：「秦家兩位姊妹雖說道法高強，但是初入本門，還未見過師父，豈不凡事俱聽姊姊吩咐？姊姊不能做主，也是枉然。」靈雲聞言，再回顧四個孩子，已哭得和淚人一般，鄭八姑幫着勸解說：「這四個孩子如此向道心誠，如果無緣，豈能遇見諸位？就是道友冒昧收下帶返峨眉，教祖與人爲善，見他們質地不差，絕無怪罪之理。」靈雲看了八姑一眼，口中還是不允。

這時章氏姊弟與于、楊二道童已知靈雲是衆人中領袖，大家苦勸都不生效，便絕瞭望。章南姑忽然站起身來，走向輕雲、司徒平、吳文琪三人面前，跪下哭說道：「弟子姊弟二人，本虎口餘生，自拼必死，偏生遇見五位大仙救了性命。兩位秦大仙尚未回來，請三位大仙代弟子等轉謝救命之恩。並求諸位大仙把舍弟虎兒收下，做一名服侍的道童，以免他回去受庶母虐待，弟子感恩不盡！」一路哭訴方完，猛地站起身來，朝旁邊岩石上一頭撞了去。虎兒本隨姊姊哭了個頭昏聲嘶，一見姊姊要尋死，從地下爬起來，跌跌撞撞，哭着往前飛跑，想去救援。還未到南姑身前，在地上滑跌了一跤，跌出去有好幾尺遠近，臉鼻在地上擦了個皮破血流，再爬也爬不起來，一陣急痛攻心，暈死過去。有這許多有本領的人在座，哪容章南姑尋死，她撞的地方離朱文正近，一把早將她拉住。南姑回身望見兄弟虎兒這般景象，愈發號啕大哭。朱文便拉着南姑的手走過去時，虎兒已被靈雲就近抱起，取出丹藥與他敷治。忽見八姑身一晃，飛下石臺。衆人回頭一望，原來是于建、楊成志二人自知絕望，又見南姑尋死慘狀，勾動傷心，趁衆人忙亂之際，悄沒聲站起身來，也想往山石上撞去。八姑坐在石臺上面早已看出，見衆人都忙於救章氏姊弟，沒有注意于、楊二人，正想分神去救，元神剛剛飛起，猛見從凹外伸進一隻長臂，正好將於、楊二人攔住。接着現出一個花子，對着于、楊二人罵道：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要學道出家，哪裏不可，單要學女孩兒尋死！」靈雲追隨父母多年，見多識廣，一見這個花子非常面熟，曾在東海見過一次，略一尋思，便想起他正是怪叫花窮神淩渾，不禁大喫一驚。輕雲、文琪更是不久前在戴家場見過，又聽玉清大師說起他的來歷。三人不約而同，喊衆人上前跪見。靈雲道：「淩師伯駕到，弟子齊靈雲率衆參拜。」

淩渾見了這些小輩，倒不似對敵人那樣滑稽。一面喚衆人起來，對靈雲道：「我適纔知道幾個魔崽子要借水晶球觀察你們過去同現在的動靜，好用妖法中傷，恐你們不知，日後受了暗算，特意前來護持。見這四個孩子向道心堅，你又執意不允，累他們尋死覓活，我在上面見了於心不忍。我知你並非矯情，自有你的難處。好在毒龍初用晶球照影，須先看以前動靜，暫時還不能到此，特意抽空下來與他四人說情，省你爲難。他四人質地

儘可入門，祇楊成志還有許多魔牽，好在既由我出頭，以後如有錯誤，我自會到時點化。你可聽我的話，代齊道友暫爲收下。此地他四人住居不宜，少時由我代你託人先送他們迴轉凝碧崖。你等事完回去，不久齊道友同峨眉諸道友聚集峨眉，如果齊道友責爾等擅專，你可全推在我的身上便了。」靈雲聞言，忙即跪下領命，又命四人上前跪謝淩真人接引之恩，乘機請淩渾同破青螺。

淩渾道：「我隱居廣西白象峰，已有數十年不履塵世。前年極樂真人李靜虛路過白象峰，和我談起如今各派正在收徒，劫運大動，勸我與白矮子棄嫌修好，趁這時機出世，助峨眉昌明正教，就便收兩個資質好的門人承繼我的衣鉢。想當初同白矮子發生嫌隙，我也有不是之處，看在我死去妹子淩雪鴻分上，他又極力讓我，趕人不上一百步，見極樂真人出頭一說和，也就罷了。極樂真人從我那裏走後，偏偏不知死的魔崽子六魔厲吼到白象峰採藥，乘我夫妻不在洞中，將我洞中植的一叢仙草偷走。我回來查明此事，因爲這種幺麼小醜，不值我去尋他，打算收了徒弟，命徒弟去尋他算賬。後來一打聽，這些魔崽子自他師父神手比丘魏楓娘死後，又拜在毒龍尊者門下，無惡不作。我在衡山後山看中了一個未來的徒弟，這人名叫俞允中，是家妻崔五姑新收門人淩雲鳳的丈夫。他先是想投奔白矮子，白矮子看他不中意，不但不收，反用法嚇他回去，害得他受盡千辛萬苦，投師未投成，從山上跌滾下來，差點送了小命。我將丹藥與他服下，送到山下，想逼白矮子收他時，白矮子業已見機先行走避。我氣忿不過，白矮子不收俞允中，無非嫌他資質不夠，我偏收他爲徒，將畢生本領傳授，讓他做出驚人的事與白矮子看看。我想試試此人心意膽智，留話給白矮子的大徒弟岳雯，等俞允中醒來對他說，他如能到青螺魔窟內將六魔厲吼的首級盜來，我便可收他爲徒。果然他向道真誠，聽岳雯傳完我的話，一絲也未想到艱難危險，立刻由岳雯將他送到川邊。他獨自一人誤投昭遠寺，被兩個與青螺爲仇的妖僧擒住，想利用他煉那天魔解體之法，與魔崽子爲難，將他放在青螺對面正子午位的高峰上面行法。他無力抵敵，又想借此得六魔首級，誤信妖僧之言，獨自一人在峰頂上打坐，日受寒風之苦。我先時還想去救他，後來一想，他雖不通道法，服了妖僧的火力辟穀丹，又傳了他打坐之法，不到端陽正午不會喪命。那天魔解體之法也頗厲害，稍一鎮攝不住心神，便會走火入魔，正可借此磨鍊他扎一點根基。我祇暗中護持，靜看妖僧、魔崽子窩裏反，到了端陽正午以前再打主意。我連去看他多少次，他定力很強，一到子午，眼前現出許多地獄刀山、聲色貨利的幻象，他一絲也不爲所動。可見我眼力不差，甚爲痛快。昨今明三晚，是妖僧行法最要緊關頭，幻景尤爲可怕，還有真的魔鬼從中擾亂。我怕他禁受不起，不比往日，祇須分出元神便可照護。彼時我正和一個牛鼻子歪纏，見妖僧飛來，我便隨他飛上峰頭。等妖僧走後，我對他說了幾句話。又到魔窟去看了一遍，正趕上俞德去請幾個大魔崽子來爲師文恭報仇，毒龍業障正用晶球照

影觀察敵人動靜。這回他原請得有赤身教主鳩盤婆，偏偏派來的弟子又被綠袍老祖得罪回去。將來峨眉鬥劍，鳩盤婆必不助他，齊道友可以省事不少。」

說到這裏，衆人忽覺眼前微微亮了一亮。淩渾道：「大魔崽子果然賣弄來了，你們祇管閒談，待我上去跟他開個玩笑。」說罷，一晃身形，連章南姑姊弟和于、楊二道童俱都蹤跡不見。鄭八姑適纔元神飛下，見了淩渾，也隨衆參拜，未及上前請求度厄，淩渾業已飛走，好生嘆息。當下轉託衆人，代她向淩渾懇求一二。靈雲道：「這位師伯道法通玄，深參造化。祇是性情特別，人如與他有緣，不求自肯度化；與他無緣，求他枉然。且等淩師伯少時如肯再降，或者青螺相遇時，必代道友跪求便了。」八姑連忙稱謝。等了半天，淩渾仍未返回。那獨角神鷲和神鵰佛奴竟和好友重逢一般，形影不離。靈雲因雪山中無甚生物可食，問起司徒平，知獨角神鷲在紫玲谷內也是血食，便喚二鳥下來，命它們自去覓食。神鷲搖搖頭。司徒平知它是遵紫玲吩咐，不肯離開自己。正想向寒萼說話，神鵰忽然長鳴了兩聲，沖霄飛起。神鷲也跟着飛了上去。不多一會兒，神鷲仍舊飛回，立在雪凹外面一塊高的山石上面，往四外觀望。神鵰去了有半個時辰，飛將回來，兩爪上抓着不少東西。衆人近前一看，一隻爪上抓着兩個黃羊，一隻爪上卻抓了十幾祇額非爾士峰的名產雪雞。在座諸人雖然均能辟穀，並不忌熟食葷腥。輕雲首先高興，取了四隻雪雞，喊了司徒平與朱文，商量弄熟來喫。靈雲笑道：「你們總愛淘氣，這冰雪凹中，既無鍋釜之類的傢俱，又沒有柴火，難道還生喫不成麼？」大家一想果然，一手提着兩隻雪雞，祇顧呆想出神。八姑笑道：「這雪雞是雪山中最好喫的東西，極爲肥美，早先我也偶然喜歡弄來喫。這東西有好幾種喫法，諸位如果喜歡，我自有法弄熟了它。冰雪中還埋藏着有數十年前的寒碧松蘿酒，可以助助雅興。祇可惜我不便親自動手，就煩兩位道友將崖上的冰雪鏟些來，將這雪雞包上，放在離我身前三尺以內的石上，少時便是幾隻上好熟雞，與諸位下酒了。」朱文聞言，首先飛身上崖去取冰雪。靈雲見神鵰還未飛走，便命它將羊、雞取去受用。神鵰便朝上長鳴兩聲，神鷲飛下，二鳥各取了一隻黃羊、三隻雪雞，飛到崖上喫去了。朱文、輕雲各捧了一堆冰雪下來，見雪雞還剩下十隻，已被司徒平去了五臟，都把來用敲碎的冰雪碴子包好。八姑口中唸唸有詞，先運過旁邊一塊平片大石。請朱文用劍在石面上掘開一個深槽，將包好的雪雞放在裏面，又取了些冰雪蓋在上面，用一塊大石壓上。準備停當，八姑又指給衆人地方，請一位去將埋藏的酒取了出來。然後說一聲：「獻醜。」祇見一團綠森森的火光從八姑口中飛下，將那塊石頭包圍。不一會兒工夫，石縫中熱氣騰騰，直往外冒，水卻一絲也不溢出。衆人俱聞見了雞的香味。朱文、輕雲二人，口中喊妙不絕。輕雲笑問朱文道：「你們有多少天不喫葷了，卻這般饞法？也不怕旁人見笑。」朱文秀眉一聳，正要答言，吳文琪道：「人家鄭道友在這冰山雪窖中參修多年，一塵不染，何等清淨。被我們一來擾了個夠還

不算，索性不客氣鬧得一片腥羶，也不想想怎麼過意得去？我們真可算是惡賓了。」朱文道：「你和大師姊俱是一般的道學先生，酸氣沖天。像我們這般行動自然，毫不作僞多好。你沒聽鄭道友說，她從前也喜歡弄來喫過，煮雞法子還是她出的呢。你這一說，連主人一番盛意都埋沒了。」靈雲道：「你們怎地又拉扯上我作甚？你看那旁雞熟了，請去喫喝吧。」朱文、輕雲聞言，走過去揭開蓋石一看，一股清香直透鼻端，石槽中冰雪已化成一槽開水，十隻肥雞連毛臥在裏面。提起雞的雙足一抖，雪白的毛羽做一窩脫下，露出白嫩鮮肥的雞肉。除八姑久絕煙火，靈雲也不願多喫外，算一算人數，恰好七人，各分一隻，留下三隻與紫玲姊妹和金蟬。各人用堅冰鑿成了幾隻冰瓢，盛着那涼沁心脾的美酒，就着雞喫喝起來。朱文、文琪、輕雲、司徒平各人喫了一隻。靈雲祇在輕雲手中撕了一點嚐了嚐，便即放下。

大家喫喝談笑，到了半夜，一幢彩雲從空飛下，紫玲姊妹同金蟬由峨眉飛回。說到了凝碧崖，金蟬先去取來烏風酒，與李、申二人服了。又由寒萼用寶相夫人的金丹，爲李、申二人周身滾轉，提清內毒。再由金蟬去找芝仙討了生血，與二人服下。不到一個時辰，雙雙醒轉。依了李、申二人，還要隨紫玲姊妹帶回，同破青螺。紫玲因見二人形神委頓，尚須靜養，再三苦勸。李、申二人雖不願意，一則紫玲不肯帶她們同來，神鵰佛奴又未遣回，即使隨後趕來，也趕不上，祇得罷休。請紫玲回到八姑那裏，急速命神鵰飛回。又請靈雲等破了青螺，千萬同諸位師兄師姊回去，以免二人懸念寂寞。金蟬又見着芷仙，她每日有猩猿陪伴用功，無事時隨意閒遊，過了兩天也就慣了。靈雲聞言，便向紫玲姊妹稱謝。仍恐李、申二人於心不死，決定破了青螺，再命神鵰回去。又恐神鵰見主人不來，私自飛回，便喚了下來囑咐一番。誰知神鵰一見主人不來，又傳話叫它回去，哪肯聽靈雲吩咐，靈雲囑咐剛完，神鵰祇把頭連搖，長鳴了一聲，沖霄飛起。那隻獨角神鷲也飛將起來，追隨而去。靈雲知道神鵰奉白眉和尚之命長護英瓊，相依爲命，既不肯留，惟有聽之，也就不再攔阻。一會兒工夫，神鷲飛回，向着紫玲不住長鳴。紫玲聽得出它的鳴意，便對靈雲道：「那隻神鵰真是靈異，它對神鷲說，英瓊妹子尚有災厄未滿，它奉白眉和尚之命，一步也不能遠離，請姊姊不要怪它。適纔我在峨眉，也見英瓊妹子煞氣直透華蓋，恐怕就要應在目前呢。」靈雲等聞言，俱都頗爲擔心，怎奈難於兼顧，祇得等到破了青螺之後，回去再作計較。朱文已將石槽中留與三人的雪雞連那寒碧松蘿酒取出來，與三人食用，金蟬、寒萼連聲誇讚味美不置。大家又談了一陣破青螺之事，各人在石上用起功來。

第二日中午，八姑的友人白水真人劉泉走來，由八姑引見衆人。行完禮之後，八姑問起劉泉，知道那晚在林中跪求到第二日，雖跪得精疲力乏，因爲想用至誠感動淩真人，一

絲也不懈怠，反越虔敬起來。直跪到三更將盡，淩真人忽然帶了四個少年男女出現，一見便答應收劉泉爲徒。由淩真人用縮地符，命劉泉將四個少年男女，送往峨眉凝碧崖內，交與李、申諸人。又命劉泉將人送到後，回來往玄冰谷對靈雲等說，明日便是端陽，魔宮內雖有番僧等佈下魔陣，自有淩渾去對付它，無須多慮。一交寅末卯初，先是趙心源按江湖上規矩，單人持帖拜山。命金蟬借用紫玲的彌塵幡隨劉泉去見心源，裝作心源持帖的道童，緊隨心源同幾個劍術稍差之人，隨身護持，遇見危難，急速用幡遁去。其餘如鐵蓑道人、黃玄極等，也都各有分派，隨後動身。交手時，五鬼天王尚和陽如果先敗，必乘衆人不備，到玄冰谷奪鄭八姑的雪魂珠。此珠關係邪正兩派盛衰興亡，除司徒平不能與萬妙仙姑許飛娘對面，必須在谷中暫避外，靈雲、朱文、輕雲、文琪、紫玲姊妹六人中，至少留下一人助鄭八姑守護雪魂珠，不可遠離。餘人可在卯末辰初動身往青螺助戰。那時魔陣已被淩渾所破，毒龍尊者與許飛娘連同幾個厲害番僧同時出面，衆人不可輕敵。如見不能取勝，祇可用朱文的寶鏡連同各人用的法寶護着身體，支持到了午正將近。但聽淩渾一聲吩咐，那時番僧梵拿加音二的天魔解體大法必然煉成發動，地水火風一齊湧來。衆人祇須見淩渾二次出現，急速由紫玲取過金蟬用的彌塵幡，遁回玄冰谷，助八姑趕走尚和陽。青螺後事，由淩渾、俞允中、劉泉三人主持辦理。峨眉還有事發生，靈雲等事完之後，可帶了衆人，速返凝碧崖，便知分曉等語。靈雲聞言，便命金蟬向紫玲借了彌塵幡，傳了用法，隨劉泉赴昭遠寺去見心源，遵淩渾之令行事。不提。